

肾为先天之本、脾为后天之本辨析

辽宁中医学院(沈阳 110032) 王彩霞

主题词 《内经》 肾(中医) 脾(中医)

《内经》所云“治病必求于本”，即“澄其源而流自清，灌其根而枝乃茂”(《医宗必读》)，溯本求源，则肾为先天之本、脾为后天之本。

1 先天与后天相互资生，则形充体健

1.1 先天之本在于肾：“人始生，先成精”(《灵枢·经脉》)，“两神相搏，合而成形，常先身生，是谓精”(《灵枢·决气》)。肾藏精(包括先天之精与后天之精)，精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。先天之精禀受于父母，是构成胚胎的原始物质。“肾何以谓先天之本，盖婴儿未成，先结胞胎，其象中空，一茎透起，形如莲蕊。一茎即脐带，莲蕊即两肾也，而命寓焉。水生木而后肝成，木生火而后心成，火生土而后脾成，土生金而后肺成。五脏即成，六腑随之，四肢乃具，百骸乃全……故曰，先天之本在肾”(《医宗必读》)。同时，肾又贮藏后天之精，此乃五脏六腑所化之精气，源于水谷精微。肾“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”(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)，肾所藏之精是人

其三，关于提插补泻，只是在《灵枢·官解》有“泻必用圆……伸而迎之，补必用方……微旋而徐推之，是谓泻”，严格讲这段经文只有模糊的提插补泻之义。直到清·李《医学入门》提出“凡提插急提慢按如冰冷，泻也；慢提紧按如火烧身，补也”，于是后人皆认为提插补泻始自李氏，殊不知《素问》中此段经文即为提插补泻。至此，《内经》的两段经文也很好地衔接起来。

手法	《素问·针解篇》	《灵枢·小针解》
补法	徐出针(轻提)而疾按之(重插)	徐内疾出(慢进快出)
泻法	疾出针(重提)而徐按之(轻插)	疾内徐出(快进慢出)

(作者简介：薛松，安徽中医学院针灸系九〇级学生，现在江苏省常州市中医医院实习)。

体赖以生存的精微物质，主人之生殖及生长发育的过程。

1.2 后天之本在于脾：脾主运化水谷、产生精微，并输布精微，为气血生化之源，五脏六腑、四肢百骸皆赖以充养。“脾何以谓后天之本，盖婴儿既生，一日不再食则饥，七日不食则肠胃涸绝而死”、“一有此身，必资谷气，谷气入于胃，洒陈于六腑而气至，和调于五脏而血生，而入资之以生者也，故曰后天之本在脾”(《医宗必读》)，“四肢皆禀气于胃，而不得至经，必因于脾乃得禀也”(《素问·太阴阳明论》)。

1.3 先天生后天，后天养先天：脾之运化功能，须赖肾阳的温煦蒸化才能健运，故曰“脾胃之磨化，尤赖肾中之一真阳蒸变”(《张聿青医案》)。肾阳能温养脾阳，即所谓“火能生土”，而肾阴亦可滋脾，皆因肾阴肾阳为一身阴阳之根本，肾精又须赖脾阳不断的运化水谷加以补充，肾所贮藏的精气才能充盛。二者相互资生、相互促进，以维持人体的生命活动，故曰“脾胃为水谷之海，得后天之气也。人之始生，本乎精血之原，人之既生，由于水谷之养。非精血无以立形体之基，非水谷无以成形体之壮”(《景岳全书》)。

2 先天、后天失调，则百病由生

2.1 肾精失于御邪：肾精不仅能构成人体、促进人体的生长与发育、维持脏腑的功能活动，还是增强机体抵抗能力、防御外邪的物质基础。肾精不足则生长发育障碍，发为五迟、五软及早衰等，同时亦可见男女生殖机能异常。肾精充盛则可适应外界气候的变化而不发病，肾精不足则机体失去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易受外邪侵袭而发病，故曰“冬不藏精，春必病温”(《素问·金匱真言论》)、“不藏精三字须活看，不专立房劳说，一切人事之能动摇其精者皆是”(《温病条辨》)。肾精的这种抵御外邪的能力属人体的正气范畴，即所谓“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”。

2.2 脾气失于调养：“气”有生命物质与生理机能二种涵意。脾能益气的“气”，在此代表机能活动的动力。人体中最重要的气是“真气”，真气与脾、肺、肾密切相关。脾将水谷之精气上输于肺，与肺吸入的清

气结合而成为真气的重要组成部分,这就是脾能益气的作用。“元气之充足,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,而后能滋养元气。若胃气之本弱,饮食自倍,则脾胃之气既伤,而元气亦不能充,而诸病之所由生也”(《脾胃论》)。脾为气血生化之源,是生成人体真气的重要器官。脾气健运、真气充足,则脏腑功能旺盛,即四季脾旺不受邪;否则,真气不足、脏腑机能衰退,则诸病皆起。

2.3 脾肾失调,相互影响:脾与肾、后天与先天,须相互资生、相互促进。若肾阳不足不能温煦脾阳,则致脾阳不振;若脾阳久虚,进而损及肾阳,可使肾阳亦虚,终致脾肾阳虚。

肾阳式微,可致脾阳不振。肾主一身之阳,脾阳根于肾阳。肾阳衰微则脾土不运,肾关不固则脾不升清,可致脾肾阳虚之泄泻,即“五更泻”或“脾肾泻”,以及水肿等证。

脾气虚弱,可致阴火上乘。脾胃阳气衰弱、元气不足、清气下陷于肾,使下焦离位相火——肾之阴火得以上乘、阴火内燔,而出现“热中”之证,表现为形体衰弱、不欲饮食、胃中有热气熏灼之感,故曰“脾胃气虚,则下流于肾,阴火得以乘其土位”(《脾胃论》)。

3 治病求本

3.1 调养先天之本:肾为封藏之本,治疗其病证只宜固藏,不宜泄露。且肾阴肾阳为人体一身阴阳之根本,他脏之病久则及肾,累及肾阴肾阳。此时多为邪盛正衰的严重阶段,故肾病多虚,应根据阴阳互根的原理,调整肾之阴阳。扶阳不宜过于刚燥,育阴不宜过于滋腻;补阳宜补阳以配阴,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,补阴宜补阴以配阳,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。肾为水火之宅,藏真阴而寓元阳,其水为元阴,其火为元阳,故“治先天根本,则有水火之分,水不足者,用六味丸壮水之源以制阳光;火不足者,用八味丸益火之主以消阴翳”(《医宗必读》)。

肾之为病,多为虚证,可有肾阳虚、肾阴虚、肾气虚及肾精不足,可分别以温补肾阳、滋补肾阴、固肾纳气及补肾填精之法。

3.2 调治后天之本:脾以虚证为多,尤其是阳虚。若脾胃气衰、元气不足、营血亏乏、心火独盛,则生心病;若脾胃虚弱、不能散精于肝,或土壅木郁,可致肝病;若土不生金、肺失所养,则生肺病;若土不制水、水湿泛滥,则生肾病。故脾胃一虚,则脏腑皆无以

受其气而诸病遂生,因此治脾胃可调五脏;反之,他脏有病亦可影响于脾,因此调五脏又可治脾病。“脾胃有病自宜治脾,然脾为土脏灌溉四旁,是以五脏中皆有脾气,而脾胃中亦皆有五脏之气”、“故善治脾病者,能调五脏,即所以治脾胃也;能治脾胃而使食进胃强,即所以安五脏也”(《景岳全书》)。“治后天根本,则有饮食劳倦之分,饮食伤者,枳朮丸主之,劳倦伤者,补中益气主之”(《医宗必读》)。

脾为运化之枢,胃为水谷之海;脾气宜升,胃气宜降;脾为阴土喜燥恶湿,胃为阳土喜润恶燥。因此,治疗应从纳化、升降、燥湿等方面入手,辅以寒热虚实,因脾病多虚、多寒,易致本虚标实之证,治宜益气、养阴、升举、温中、清热、理气、祛湿、攻下、消导、固涩为法。

3.3 补脾不若补肾,补肾不若补脾:先天与后天密切相关、相互影响,治疗不可拘泥一方。

肾病传脾:肾命门火衰、不能生土,则釜底无薪、不能腐熟;肾阳不足、气化不行、肾水泛滥,则脾土肿胀。

脾病及肾:脾病传肾,乃乘其所胜,“脾过湿,则肾水为其所壅而不流;脾过燥,则肾水为其所润而失润”(《医碥》)。

脾肾之为病,可脾肾同治,或可有所偏重。根据先天与后天的关系,可采取以下诸种治疗方法:①培土固本,因健脾培土必益气,而肾为气之根、气主温煦,举而升之、虚陷自平,补肾者当填精血,脾为气血生化之源,血主濡养、敛而收之,如此则升降有序;②健脾益气、补肾固摄,因脾主升清、肾主蛰藏,“肾者,胃之关”,脾阳之升发赖肾阳之蒸煦,而肾精之所以能固密,又须脾胃生化阴精来滋养;③运脾温肾、升阳除湿,针对水液代谢紊乱、水湿潴留之证,应脾肾互补,以使阳气得升、浊气得降、水湿得运、精气得固;④升阳泻火,此法为李东垣所创,可以治疗内伤发热,因阳气升发,则阴火下潜而热自退;⑤运脾以交通心肾,因脾为升降之枢,运脾则有助于心肾之水火升降。

总之,先天与后天相互资生、相互促进,人始生靠先天,人既生靠后天;肾精赖脾的运化水谷精微以滋养,而脾之运化又赖肾阳以温煦,二者在生理、病理及治疗用药上均密切相关;先天与后天相辅相成,共同完成人体复杂的生命活动。